

陸宣公集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
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
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俾依前者
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
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
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
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今在朝
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

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
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
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
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
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
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正心
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
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
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
滯所以因對奏陳懽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璟與臣

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憊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

督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
獻納一日萬幾宜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
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榮少以門子早登朝班
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
加恪慎無怠端敬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
能堪處近侍陛下以榮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
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
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

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
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氓庶聽之無疑
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
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
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
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
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
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
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

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
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
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
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
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
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也以跡恕者在
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

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
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爲矧伊
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
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地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
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粲兄弟
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

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勉脩廉隅者益由負載

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
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
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持操杜絕交私誠知
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
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憚之輩
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
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
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
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道必有
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

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濂除唯於
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
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
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
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
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
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

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通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衣鎮方鎮復取之於
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
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
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
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
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
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恹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
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甦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
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

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
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
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
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
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
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
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
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
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
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

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
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
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
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
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
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茲甚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
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
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

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

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脩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

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